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四十四回 論煙害追源往事 聞嚴禁運動權奸

且說林公出巡江漢堤防，順道查勘各屬禁煙情形，成績昭著，居民都覺悟煙害之烈，自願繳槍具結，有錢的抄錄藥方，自行配藥戒絕；貧窮的向局中領藥戒煙，吸食者既少，販土開燈，不禁自絕。楚省煙害大有肅清之望。回轅之後，親自草就奏疏，繕正拜發，奏明查拿煙販，收繳煙具、煙土總數，並聲明楚省鴉片已有肅清之望。此折到京，道光帝披閱動容，就令各省督撫將軍，厲行煙禁，並諭令在廷諸臣，各抒所見，究竟黃鴻臚所奏，家藏鴉片煙具，以及與販開館的概論死罪新律，是否可以頒行？道光帝無非為慎刑恤民起見，不料引起一班廷臣紛紛爭論。且有英夷密派漢奸入京運動，於是論死新刑，終究不能頒行。後來的鴉片戰爭，和第一次締結的辱國喪權的不平等條約，都由這次紛議而來。那林公在湖廣總督任上，厲行煙禁，楚省英商也有些不敢肆無忌憚。

考鴉片一物，流入中國，已有很悠久的歷史，並不自清代開始，不過當時這種鴉片，並不是用槍鬥吸食的罷了。連本草上也載有此物，原名罌粟，始自唐元年間，有阿拉伯商人販罌粟入中國，兜售於各藥鋪中。那是一種功效卓著的止瀉藥，倘遇痢疾，日久不止，只須用罌粟花葉煎濃吞服，唯藥量過重，能令人麻醉不省人事，當時只供藥用。直至明朝中世，葡萄牙人握東亞貿易霸權，由葡人將罌粟源源不絕的輸入中國。嗣後，變本加厲，發明割漿熬膏，創制煙燈、煙槍，橫臥抽吸，吸時精神百倍，且有提神塞精的特效，因此吸食鴉片之人，一天多似一天。至明末英吉利執海上貿易霸權，由印度販煙來華，始僅閩、粵兩省沿海居民吸食，後來愈傳愈廣，幾遍全國。金錢外溢，弄得民窮財盡，刀兵四起。明廷特頒禁煙法令，吸食販賣及供人燈吸的，一律論死。一班癮君子嚇得屁滾尿流，不吸則癮發難熬，吸則恐怕差役入室捉拿，不得已開掘地穴，藏身地窖中抽吸，這是鴉片之原始。

清人人關以來，英、荷諸國的商人因見鴉片有巨利可圖，年年於印度地方販運煙土來華，始僅一班富紳子弟，用以消遣解悶。後來越推越廣，至康干時代，鴉片風行一時，上至官紳，下及走卒，以及僧道尼姑等，多有吸食鴉片的。偶然抽幾口，確能興奮精神，等到嗜好成癮，準時抽吸，便能傷精損血，面容枯槁，變成終身痼疾。乾隆帝是個太平天子，屢次巡幸各省，目睹鴉片流毒幾遍全國，於是通令各省厲行禁煙，搜獲一千多箱煙土，一律燒燬，頒定新律，嚴禁販賣與吸食。當時英、荷商人只好暫停販賣。等到嘉慶初年，販賣和吸食的依然到處皆有，因為所頒禁煙法律太輕，凡國內商人販賣煙土，杖一百，枷一月，遣邊戍戍三年；內外文武官員犯者，課以革職處分；書吏差役販賣或包庇土販，加等治罪，杖二百，枷二月，流謫三千里為奴。吸食鴉片，准販賣同罪。如此擬罪，不足以寒吸煙土販的心膽，隔了幾年，法令漸弛，販、賣、吸三項依然充斥於市。等到嘉慶二十一年，煙毒瀰漫全國，比較乾隆朝有過無不及。於是重申煙禁，各省搜獲煙土，陸續解到北京刑部衙門，共計三千二百箱，奉諭燒燬。哪知流毒已深，一般嗜好成癮的百姓依然秘密吸食，反使煙販奇貨可居，土價增貴，獲利更厚。鴉片的來源都由洋商偷運至沿海各省，再由華民販運至內地銷售，而廣東海口，又為偷運的總巢。道光初年，林公在江蘇巡撫任上，曾經會同江督陶澍，奏請嚴令粵省督撫厲行煙禁，不准英國商人偷運鴉片進口。雖得如議通令禁運，無如英商見有大利可圖，不借花費巨金，賄通粵省地方官吏，面上告示遍貼通衙，不准英商偷運鴉片，並不許國人販賣吸食；暗地裡依然准許英商進口，以致越禁而鴉片流毒越甚。按當時廣東海口鴉片偷運進口數，在道光七八年間，年約四千箱，至十年頓增至一萬八千多箱，以後有增無減，鴉片流毒，隨之日增月盛，社會上的現銀盡被英商吸收到外國去，物稀為貴，銀價飛漲，於是鴻臚寺正卿黃爵滋遂有杜塞漏卮，嚴禁吸食鴉片一疏。上兩回書裡，已經敘過。

黃鴻臚原奏何以偏重嚴禁吸食，不從嚴禁私運私販入手呢？

他早知英商手段通天，且有漢奸替他奔走，若然嚴禁偷運，大利所在，英商必然花巨金四處運動，禁煙必難成事；現在專禁吸食，好比子弟被劣友牽孃引賭，只好將子弟嚴加管束，使劣友不敢再來引誘。禁煙亦然，厲行禁吸，使國內染有煙癮的人，勒限一年，一律戒絕。到那時英商運土人華，無人購買吸食，豈非可以不禁自絕，這也是正本清源的善法。

當時由林公首先會同湖南、湖北兩巡撫，厲行禁吸，收繳煙槍，搜拿煙土，施送靈驗戒煙藥丸，果然一年期限未滿，楚省素有煙癮的百姓，十之八九都已服丸斷癮。如此成效卓著，中國的煙害，論理可以一掃而空了！哪知事與願違，廣東販土英商查頓得到此項消息，暗想：果真各省盡如楚省一般，禁絕吸食，煙土將無銷路，絕了豐厚利源，豈不可惜！若要挽回，識有不惜巨金，托人入京運動。清廷大員多半貪財，苟有巨金秘密送給他們，正是有求必應。想到這裡，先到夷館中與買辦葛東明商議。

原來查頓為英國所屬港腳人，盤踞粵省夷館三十多年，混號稱鐵頭老鼠，為私運鴉片的發起人，各地漢奸土販都和他相熟，本是個貧民，在鴉片貿易中，獲利達三十多萬，實為偷運鴉片的禍首。他和葛東明是多年老友，素知他熟悉中國官場，就把風聞楚省厲行煙禁，因此這幾個月來，鴉片銷路停滯，若不攜金入都運動，只恐各省一律厲行禁吸，我們的大好利源勢必停塞，豈不可惜呢！素知老哥熟知中國官場，拜托速往京中，運動京官，奏請將鴉片列入進口藥材類中，那麼我們可以公開販賣，大家都可靠此發財，但不知運動金要多少。

東明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中國官場，文官只要錢，有白花花銀子到手，不論什麼事都辦得到。不過鴉片流毒，已經通國皆知，兼之在這厲行煙禁的當兒，要買到言官奏准列入藥材類，准許進口，這卻非容易！倘若運動了甲言官具奏，難免乙丙丁言官不反對，還有軍機大臣，六部九卿，翰詹科道，都可單銜具疏奏事，怎能保他們一言不發呢？」查頓聽了，皺著眉頭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運動難望成功，只好改營他業了！」東明含笑答道：「有錢使得鬼推磨，天大官司，只要有地大銀子。這件事情，也只要有整千整萬的黃白物，帶往京中，首先運動當朝宰相穆大人，索性托他包辦，事必有濟。」

查頓聽到這裡，笑逐顏開地說道：「我早知老哥是個頂天立地的大好佬，無事辦不到的，準定勞駕，銀子要多少，請即預算示知，我便去和各洋商接洽按股均攤，頃刻可以立集巨款。」

東明籌算了一會，伸著五指說道：「最少五十萬，如果不敷，這卻要再行公攤籌集的。」查頓答道：「此次運動，抱定必成的決心，索性一次籌集七十萬，帶往京中，免得因款絀敗事。」

東明答道：「能夠一次籌足，多多益善。」查頓告別而去，趕往伶仃島大嶼山等處，與私運煙土各幫洋商接洽，說明來意，叫他們按照交易大小，自願認繳運動費若干。這班洋商，都奉查頓為首領，自然唯命是聽，踴躍認繳巨款，結果籌得五十萬兩，查頓獨出二十萬兩，送給東明，一律換了到北京兌現的銀票。東明就攜款乘輪由海道到天津登岸，換坐驢車入京。

要知如何運動，鴉片能否私運進口，且待下回分解。